

「球不見了，不見了……」

回來後，我氣喘心悸地告訴另一個仍陷在漩渦中的自己。時間的黑洞正在蔓延擴裂。多年前的變化球呼呼撲向眉睫，不再是遙遠的童年旁註。

我的右臂瘀青，左眼淌血，西裝沾滿泥塵與草屑。緊閉的唇，死守著斷斷的齒根。

全辦公室同事驚訝的望著我——這個辦公桌前忽而呢喃，忽而咆哮，忽然消失，忽然又變得遍體鱗傷的傢伙。

陳國雄正快步通過大門，走向我。手中捏著十分鐘前我遞出的那張簽呈，像是握一把劍。他的表情羈雜著焦急、不解、發自善意的憤怒和某種接近嘲諷的同情。

一九九一年初夏的陽光，潑進我和他之間，因逆光而顯得虛幻的視域。

## 1

日婆兜頭兜腦罩下來。很不巧，打擊區的位置正好頂住陽光。一匹金蛇般的光綫低切過外角，我還沒看清楚，已聽到背後裁判的吼叫：「死快西！三幸馬達！」

我惡幹一聲，才六月天，暑假還沒到，天氣熱得像一鍋沸魚湯，我們是鍋裡滾爛跳腳的魚。

緊接著，小虎、小羅也被三振。三上三下



「陳國雄」三個字首次出現在人事公告欄時，著實令我心裡起了一陣漣漪。雖然取這個名字的人何止千百，而我尚未一睹其人的廬山真面目；然而，當時不知為什麼，我竟有股電光火石的感覺，我甚至確定，這個陳國雄就是那個陳國雄。

## 2

我感覺我的眼睛冒出了火，一連投出九個惡狠狠的快速直球，結束第四局的比賽。比數零比零。

我揚揚下巴，盯著對方投手，那個矮矮黑黑髒髒醜醜的小個子，意思是：你們這些臭 TK 的髒腳也別想踏上壘包。



陳國雄身高一八二(比我高半個頭)，膚色黝黑，肩膀厚實如城牆，眼眉唇鼻稜線分明，瞳孔烏亮有神，不笑的圓臉隨時保持微笑的神韻。舉止沉穩，言談井然有序，邏輯分明。在辦公室從不談論私人恩怨是非。

他來公司不滿三個月，已調薪二次，並超越開發部第二組十一位同仁，成為

我們的組長。關於他直升機式的竄升事實，曾引起包括我在內數十回合的明諱暗謗，槍言彈語。他的私生活，每天私人電話的次數，受上司賞識的程度和忠厚的外貌，一概成爲眾矢之的。乃至於，優異的交際長才、溝通技巧、出勤狀況、不合群的辦事效率，都構成一種「陰謀的偽裝」。我前座那位山東老鄉長甚至掩唇力言，凡是沒有國民黨身分、無法測試其忠誠度的「草地郎」，不適用於我們這種代表國家的半官方貿易機構。

不過，關於他的一切，我一直缺乏惡之欲其死的攻擊欲望。如果說我對他懷著什麼情結，不是因爲他擋住我這個尸位素餐者的晉升之路，而是更抽象、悠遠、渺茫的某種東西。尤其，當我窺知他的家庭背景——他父親是土財主，擁有一塊相當十個眷村(面積)的土地。那塊地全部蓋成高樓大廈。那塊地，就在我那消失的老家後面，曾經是我小時候奔馳流汗幹架痛哭的草地棒球場。

### 3

草地近頭騰起一片扭動的青煙。

青煙下方是轟然奔流的大水溝，我們稱之爲「河」。河的兩岸夾峙著高聳過頂的芒草，遠看宛如一弧綠色的碑界。對我們而言，「過河」是至尊無上的榮耀，當砲彈般的飛球穿越那道地平線，也就是突破臂力與幻想的疆界。

看來，今天這場僵持不下的投手戰，非得靠那種神來一棒不能解決。我搗著劇痛的手臂，隱隱感覺，我和那小個子表現得愈神勇篤定，內心愈恐懼。我們之中總得有人在最後關頭癱跪投手板，將頭埋入沙堆、淚水和喊不出的絕望中。

「誰輸陣，誰就永遠滾出球場！」我想到賽前的毒誓，一把撈過小虎手中的汽水冰，仰脖灌盡。

TK 陣營又爆出嘖哩呱拉的輕蔑笑聲。大砲被三振，而且因揮棒過猛，摔了個大馬趴。他甩掉棒子，悻悻然回營時，臉上青一片紅一片黃一片。我搭拉他的肩，幫他揩去臉上的沙土。沙土下是密密麻麻淌血出濃的青春痘。

暑假過後，大砲就要去土校報到。或許，那是個尊嚴的開始，他將變一個人，大炮的成績爛得連放牛班都想放他的牛。在他那客家媽媽口中，他是「不成猴」，成天跟狐群狗黨鬼混，一輩子甯想繼承他老爸在大二擔斷一條腿的榮耀，更比不上村子前排那些足不出戶的私中寶寶，可能在十年後「學成歸國」的神氣。「狐群狗黨」包括我、小虎、小羅、阿東、馬眼、郎中、操八、騷戾等九人小組，剛好構成一支百戰百輸的棒球隊。一年前，我們省下租小本、打彈子的零用錢，合資買下九具合成皮手套、二根蛀裂的木棒，一盒脫普球，轉戰東西南北方圓五公里內所有正式和非正式 TK 球隊。結果一樣。日薄西山時，我們九人一列呆坐河邊水泥管上，垂頭、無言地傳遞同一根菸；湮溼的濾嘴，怎麼吸都是一股苦味。或者，藉故找對方開幹。結果一樣。天黑後，一群斷了腕骨黑著眼框的「不成猴」躡手躡腳洩回村裡，迎接另一場來自父母的開罵；內容包括<青年守則>十二條、反攻復國救中華、用功讀書去美國和打棒球沒出息等等。事後證明，他們說的每一句自相矛盾的話都正確無誤。如果我能遇見五年、十年後的自己，或許就不會

爲了那個撈什子變化球搞到幾乎父子反目。

昨晚，父親照例又是一頓數落：「你知不知道下個月你就要高中聯考？你知不知道全台灣的應考生都在通宵達旦最後衝刺？你知不知道考不上高中再瞎混三年就得去當兵，一輩子甬想功成名就。與其當兵，不如考軍校，可是你要人品沒人品，論德沒德性，蔣總統不會要你……」

我惦著最近的連敗紀錄，那可比「蔣總統」重要，悶聲說：「我會打棒球。」

「打棒球？孩子，打棒球是臺灣小孩的玩意兒，又髒又野，幹麻去瞎攪和，除非當上國手。你一小就死了娘，爺爺去年又過了世，哪天老爸爸我也走了，看你怎麼辦？不如趁早發憤讀書，將來謀個一官半職，可能還有機會蒙蔣總統召見……」

「那黃清輝、鄭百勝他們也是 TK，蔣總統還不是一樣召見他們；」

「ㄅㄛㄣ？什麼是ㄅㄛㄣ？喂！喂！這麼晚你去哪裡？」

我跑到村子門口空地，經過另一番衝擊與波折後，整夜對著灰磚牆練投。爲了那場我生命中最珍貴的球賽，我不能留下絲毫遺憾。我狠命地投，愈投愈快，反彈回來的白光，宛如旭日初綻的芒焰，瀟灑穿越我的憂黯心事、不被重視的童年，以及我不想面對的未來，我死命投著，直到那球擦破手皮，染滿血漬；直到那球超越了光速，不再反彈，消失在牆中。



「你有沒有眼睜睜看著什麼消失的經驗？我是說，你有沒有突然發現遺失了重要的東西，而且是再也尋不回了？譬如，生長的故鄉老宅、童年的某個玩具、一張代表性的照片、一位至親好友的生命、一段回憶，或者……」

陳國雄升任組長那晚，我們這個十一人小組非常黃鼠狼地邀他到蜀魚館聚餐，以示慶賀、巴結，順便投石問路。陳國雄倒是十分豪爽而坦然處在各省鄉音之間，十打紹興、不下二十回合的打通關，乃至滿桌子的皮笑肉不笑都不能幹倒他。

那晚，很意外地，趁著散席的酒酣耳熱，我和他又相約到附近的一家 PUB 飲些調酒。我想，我和他心中都有些待查證的疑惑，有些欲言又止。

和適才的鬨鬧氛圍正好相反，我們窩在吧臺的高腳椅上，安靜地與自己的酒杯對視。

隔著淺紅色的酒液，我憂傷地凝望當年那場幾已模糊煙淡的賽事。

我一定喝多了。我好像紅著眼睛、麻著舌頭問他一串子關於「生命」、「回憶」、「消失」的狗屁問題(或許是在心中問我自己)。當我說到「……或者，你有沒有眼睜睜看著一只急飛的球……」，他突然開口：「你很像我的一位朋友。」聲音遙遠而清醒。

「朋友？」我的表情一定有些慌亂。

「從前的朋友。一位我始終不知道姓名的好投手。」

我避開他的目光。酒杯中的球賽變成一團漩渦。

那一剎那，我的心裡幾乎湧起恨意。

「你確定是朋友？」

「朋友。」聲音清醒而遙遠。

#### 4

「誰跟你是朋友？」小虎一巴掌甩開那小個子的手臂。

小個子居然挨近暴跳中的小虎，輕拍他的肩膀，說：「不要這麼激動嘛！大家……大家都是朋友。」

小虎今天三次上場都被三振。他長得短小而結實，下盤碩重，像一頭憤怒的臘腸狗。他是我們村子「永恆的第四棒」。今年夏天已擊出七支全壘打。可能是手太短，剛才他被一只外角滑球騙得大揮棒落空，氣得掄起球棒，猛「操」本壘板，操到第四下時，突然喀嚓一聲，球棒硬生生斷成兩截，棒頭呼呼砸向小個子的膝蓋，被小個子彎腰接個正著。

小虎摔開對方投手的動作，立刻激起兩陣的緊張。大夥兒一下子聚擠在本壘的兩側，推拉吼罵亂成一片。對方一個大傢伙鼓起胸肌，滿嘴「幹你娘」，豎起中指，猛擲小虎的後腦勺，我衝上前，一肘子拱開他，拉回小虎，忍著氣說：「要操就操那不帶把兒的陰球，幹麻操斷自己的槌子。」

不過，今天我也是三次三振。說良心話，小個子的球路著實陰刁莫測，是上乘的變化球。以他的身材(比我矮半個頭)，能把球投到這種地步，可能是一種天分。小羅曾形容他的球路「像一頭齙牙咧嘴的八叉蛇」，的確，他投球時氣定神閒，面露冷笑，既不掄拳劈腿也不破喉喊叫，腰一擰，臂一擺，就是一群金蛇竄進你的褲襠和腋窩之間，教人分不清楚哪一頭蛇才是真的。待你一驚之後，發覺那只是幻影，已經被判出局。面對他放出的毒蛇，我總是凝聚全宇宙的能量，掙緊球棒，期待一舉擊破那唯一真實的蛇頭。我和他對陣十二場，只擊出一支陽春全壘打(十二場比賽我方唯一的一分)，其餘十一場三十三個打數全遭三振。小虎、小羅他們更是連球毛都摸不著。

後來我聽說，小個子率領的 TK 隊和我們一樣，喜歡轉戰各地；不同的是，他們從未輸過。不過我們也從來未怕過。我甚至不後悔，明知今天的比賽必輸，還是敢拿「退出球場」當作破釜沉舟的賭注。

我不後悔。我老爸修理我時，我不會因害怕而停止偷偷練球；我的班導拎著成績單指著我冒汗的鼻尖百般辱罵時，我會用微茫的眼睛回瞪他。昨晚小個子親自跑來下戰書，我即明白，我和他，外客幫和 TK 隊之間，是需要一種屬於男人的，類似決鬥的象徵行為來解決一切。

我一直不肯相信「惺惺相惜」這句話。仇念往往要比寬恕、友愛來得乾淨俐落，天長地久，易於貫徹奉行，或在激越心中的反覆彩排、推演，用以支托百無聊賴的生命。甚至，賡續我們上一代一肚子冤仇忿恨無處報的栖惶。

我寧願用一輩子的時間恨陳國雄，恨十五年前「解決一切」後又衍生、蔓爬、盤根錯結的一切。

陳國雄就任組長以來，一直對我的遲到、早退、輕忽散漫和間歇性躁怒視而

不見。前幾天，我被告密拿廠商回扣，這位陳組長未經查證，即堅持爲我辯白。我知道他是憑直覺相信我；他可能不知道，在這之前，我剛利用山東老鄉長的「憤世嫉俗」，造了一個他陳某人趁公務之便，牟利自家關係企業(他老頭搞高科技電子，擁有一棟辦公大樓，七家衛星工廠)的謠。他愈是無視(寬恕！)我的卑劣，愈像是存心挑起舊怨，十五年前，以及十五年來加諸於我的種種挫敗。陳國雄的出現，害我原形畢露，無地自容。我愈是憎恨他，愈是口是心非地加入挖牆腳集團的煽風點火(並且成爲受害者)，也就愈不能原諒自己。我掉進回憶的漩流中，瞪視著齷齪、頹廢而又恥於齷齪的不斷翻騰的自己。

就像此時此刻，陳國雄快步向我走來，表情恍如奔赴一場決鬥。我卻看到三個月前，初進辦公室大門的他——英俊可憎，多禮而傲氣逼人，眼神因笑意而閃爍著狡黠的穿透之光。我完全認不出這張長大後的面孔；但我確定是他。正因爲他的眼神，當他神色自若地走向我們，我反倒覺得是我氣急敗壞衝向他；他只是等在那裡。一直都等在那裡。

## 5

昨晚，我衝進人堆，架開急怒的小虎時，一眼瞥見一對烏亮閃爍的瞳子。

小個子正被咱們的兄弟團團圍住。

他那黑黝黝、醜巴巴的小臉環視這四周火辣辣的眼瞳，竟似毫無畏色。嘴唇閉成一條筆直的線。

他是來下戰書的。理由是：咱們婦聯的小羅率眾堵在他們學校的後門，見人就捶，捶完了還擋郎，擋不到郎則再拖到停車場克爛飯。小個子說，他們西松幫不想玩陰的報復，只想和不要臉的婦聯來一場光明正大的棒球決戰。誰輸陣，誰就夾起卵葩，自動從地球表面消失。

「我操你媽，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」小虎指指右手邊刻著「婦聯新村」的大理石碑：「講話值這麼囂張？」說完掄起拳頭就要劈過去。

我再次拉住小虎，同時斥退張牙舞爪的小羅、騷戾他們。一方面是因爲我不想倚多勝少，另方面，我看出村對面冰店裡至少有一打右手藏在書包的TK，目光一致，盯著我們。

當時，不知爲何，我的腦海一直迴盪著五分鐘前老爸罵我的話：「蔣總統都不會要你……」

我掙緊小虎蠢蠢欲動的肩膀，一面壓抑自己再也按捺不住怒氣。我狠狠瞪小個子敵意環伺下依舊鎮定的眼瞳，瞪著對街冰店裡一屋子賊頭龜腦、刀光閃動；狠狠咀嚼著我自己被提前宣判的命運。一股莫名的血海深仇，瞬間燃遍身上每一個毛細孔。

不知爲何，我忽然又想起一年前那個「克爛飯」的悲慘的下午。那天好像是清明節，我和阿東、小羅到小個子念的國中打籃球，突然圍上二三十個操扁鑽戴老虎指獐頭鼠目的痞子，當頭那個最矮的起手就給我一耳光：「聽說你這個外省仔很罩，素不素？還當人家老大，素不素？」

「是又怎樣？」我的回答是一個上仰三十度角的下巴。結果換來正中鼻樑的一拳，左右腿脛骨各補上一腳，我一個踉蹌，幾乎跪在地上，冰雹般的拳腳、唾液和老虎指，綿綿密密砸在我身上。

小羅、阿東早已伏地求饒，所有的凌遲，集中在我堅持站立的身體。當我努力護住要害和血流如注的鼻骨，並且無望地等待死亡時，不意間瞥見人堆外一線朦朧的閃光，一種介於嘲諷、同情或者是其他什麼的詭異的目光，穿越拳頭與仇恨，狠狠盯進我的內裡。

當時，我垂下雙手，忘了疼痛，有樣什麼東西在更深處鞭笞淌血。我望著那位素未謀面而用眼神默默憐憫我的小個子，任人飽揍而不自覺。小個子灼閃閃的目光，刺穿我的傷口，刺傷我薄弱的自尊心。

我咬咬牙，接住那雙變化球般閃亮的瞳子：

「告訴你背後那群『不想玩陰』的痞子：明天，下午一點，草地棒球場，誰輸陣，誰就永遠滾出球場。」



「別忘了！明天下午一點，赴蘇考察團行前會議，少了你可不行。」昨晚臨下班時，陳國雄堅定地拍擊我的肩膀(整個下午他忙著替我向上司闢謠)。我則始終保持背對他的姿勢。

那天的確是清明節，我不會記錯，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。我永遠不會忘記，十六年前那個清明節的上午，所有的報紙、電視乃至天空，一片黑魔而崩亂的回憶。那天也是爺爺在世間的最後幾天。爺爺似乎忘了自己的垂危，整個早上，揪著父親反覆哭訴：「這可怎麼好哇？完了！完了！中國完了！」父親不停地低聲勸慰：「爸爸，老蔣總統雖然走了，但我們還有小蔣。」

「小蔣怎麼成？他連兵都沒帶過，怎麼帶我們打回大陸？」

那天下午，爺爺蹭進廁所，撞見斷了鼻骨歪了下巴偷偷洗傷的我。他眨巴著老眼，投來一種極為陌生、驚恐的瞪視，伸出手，穿過我身體，在空氣中揮了揮，然後嗚咽、流淚。彷彿我不存在，彷彿我是個死不瞑目的幽靈。

爺爺嚥氣前，又忽然瞋直了眼珠，預言般地唸叨著：「說是咱們眷村要拆了是不是哇？說是拆了以後我們配不到國民住宅，得花錢買是不是哇？我們怎麼買的起，兒子呀！」

「爸爸，您先別管這麼些了，要拆也是明後年的事。而且，黨一定會配給我們的，會配的，會的，會的……」

父親說錯了。「黨」並沒有配房子給我們；眷村改建，也不是「明後年的事」，而是延擱到十三年後，小蔣逝世的民國七十七年，也就是我那一輩子相信「蔣總統帶我們回大陸」的老爸爸撒手西歸的第二年。老爸爸的遺言是：將他的骨灰，供在「為黨國貢獻一生」換來的新家裡。

直到夜闌人靜，小虎等一夥人作鳥獸散，我仍待在村門口練投。

我死命將球拋入黑夜。灰白駁朽的老牆，沉沉地回應我的心聲。

小個子離去時，回頭，丟給我意味深長的一瞥，彷彿再說：不管比什麼，你們輸定了。就在那時，一陣窸窣聲和咣噹聲爆起，至少三打以上的人影，從對街冰店、轉角書店和書店旁的暗巷竄出，揮舞著長短不一的刀鉤鍊棍，揚長而去。

小虎的臉色轉青，膝蓋打抖。其餘的人縮起手悄悄後退。

我不害怕，只是感到絕望。因為我竟然相信了小個子的暗示。漫漫惡夜，我獨立村門口，瞪視著一公里外草地上毒辣辣的陽光，第二天沸騰滾爛的血戰。

投向老牆的第一球，傳回一聲裂帛，我掉下第一滴淚。

不好，不好。球有點曲。不夠筆直。不是男子漢的球路。

第二球，是老爸的諄諄教誨：「你知不知道全臺灣的初中生現在在做什麼？」還是不夠直，也不夠快。我只投直球，快速直球。

第三球反彈回來擊落牙齒，我聽見斷裂的齒根對發慌的我說：蔣總統不會要你。我喃喃唸著：但那是個好球。

第四球，快速直球，視線糊掉了，球也滑了。

第五球，快速直球，像一束光。

第六球，一道白光。

第七球、第八球、第九球……數不清的第無數個球，無數道燃燒的光。

白光漸漸變成紅焰，宛如旭日光芒。球染紅了。當那線極速彈回的光穿破手套擊中胸膛，濺起汗花、淚珠，我聽見痠痠不堪的身體對不服輸的大腦說：沒有用的，你的一生已經輸掉了。

「我一定會贏。我從來沒有投得那麼好過。」話一出口，我發現我面對的是一九九一年的時空，以及，一張空白的簽呈。我坐在不到四坪大租來的房間裡，愣視著日光燈閃爍的光條和漫天舞動揮之不去的回憶。

我漸漸明白：想要擺脫當年那一仗的夢魘，唯有再打一場當年的戰役。

三個月前，當我在人事公佈欄看到「陳國雄」，即預知這一戰的不可避免。因為在那之前不久的一個晚上，小虎退伍跑來找我，在發了三瓶高粱的牢騷後，突然插進一句：「還記不記得陳國雄？」

「陳國雄？」

「就是當年那個又醜又黑專投陰刁球的小個子。媽的，這小子不簡單，我在少年感化院時，認識的一大票臺客都是他的弟兄，聽說後來他還是臺大畢業，我操！」

當時，我整個人電住了。手中的酒瓶無知無覺地掉落，散碎一地，將近十五年來，第一次，我掉進時光隧道，回到那座早已不存在的球場。

我一直以為，我已經忘記那場賽事，忘記後來聯考落榜、謀職不順，以及眷村拆除後一輩子為房租發愁的諸般事實。

眼前的這份差事，是老爸爸動用生前僅存的「黨政關係」，所能賜給我最好的庇蔭。我就在這庇蔭中瞎混、腐爛，學習遺忘自己。

進入這個貿易機構四年，我沒有女人，不交朋友，也不爭取進修升職的機會。

倒是常常陪山東老鄉長猛灌雙鹿五加皮，彼此嗅聞由酒嗝、胃酸、嘔吐物、喋喋不休的唾沫和爛紅的眼珠子所發酵混醅的那種接近腐屍的氣息。或者，聽他說：

「什麼三月政爭？奶奶的早就密謀好了，李登輝之後就是連戰啦，咱們蔣二公子一輩子甭想當上『臺灣國』的總統。這就叫做他奶奶的『本土化』，小伙子聽清楚了嗎，本土化！你姓蔣都無用……」

我呆滯地望著老鄉長臉上麻亂的渦紋和酒糟鼻子，其實正在豎耳傾聽四年前父親臨終時夾纏不清的遺言：「我不再指望你什麼了，好好工作，好好做人，知道嗎？記得把我的骨灰放在新家裡……對了！你知不知道全臺灣的應考生正在做什麼，不要再打棒球了，聽話。」當時我說不出一句話，流不出一滴淚，卻在四年後某個時空錯亂的夜晚，當我抖著手寫不成一封最簡單的辭呈時，近乎嚎啕地對父親的亡靈吼叫：「但那是個好球，我從來沒有投得那麼好過。」

## 7

最後一道白光，三振對方最後一名打者時，我的腦袋突然陷入一片空白。就像今天清早那石破天驚的最後一擲。

我依稀明白，某種至關緊要的什麼，在那一剎那完成，而且毀滅。

那時，黎明鉛光一線線刺穿我乾涸的身體與意志，那血漬斑斑的最後一球剛出手，我整個人不支倒地，然而，那球卻筆直停在半空中，逆著光，兀自打旋……不，或者說，是以一種肉眼無法辨識的速度，在另一度空間迂迴前進。陽光刺痛我的眼，只是，我發現，在感到疼痛之前，球的光軌凌駕了光的線條，超越了光的速度，我和牆之間，忽然剝現層層疊障的空間，裡三圈外三環的閘門；那球衝破第一道屏風，屏風上浮貼著我驚愕的眼瞳，第二間暗室藏著若干年後我憔悴的背影，第三個窗口則出現一張三十歲的愁容，四十歲的模糊的側臉……每一個我愣視著破窗而逝的球軌；球軌串成我的命運跡線。我的一生就繫在那停格不前同時又無情衝刺的極速一擲。當球抵達終點的一瞬間，整面老牆應聲崩毀，坍塌處漩出一口黑窟窿，那球沒入黑洞之中，從此銷匿無蹤。

我一定是面孔朝下，硬挺挺地砸向泥草地。遠方響起若有似無的回聲：「球不見了。」

周圍哄亂起來，好像有一堆人七手八腳抬起我的身體；而我甚至找不到自己的頭。我聽見小虎的聲音：「肯定是昨晚練得太兇了，不過，我從沒看他投得那麼好過。我操！無安打，無人上壘，十七個狗娘雜碎被他三振，他媽的，為什麼這一場不是世界冠軍爭霸戰？」

我好不容易睜開眼睛，看見主審的鼻子：「七局結束，零比零，你們打平，要不要延長？」我偷偷舞動手臂，發覺手壁抬不起來；握拳，拳頭像是灌了水銀，再也握不緊。

TK 陣營又發出刺耳的嘲笑聲，五、六個狗娘雜碎對我比出不堪的手勢；我聽見自己的胸腔和腦門，傳來喀嚓喀嚓，類似骨頭斷裂的回響。

「我操你的祖宗十八代，要幹就來幹，誰鳥誰！」小虎大聲回應對方的叫陣。





「不要說了，小虎。」

三個月前酗高粱的那個夜晚，爲了這句重複十次以上的哀求的話，我差點砸破小虎的頭。

小虎喝掉第一瓶高粱時，只是在抱怨部隊、牢獄中的一些瑣事。他乾一杯，我陪一杯。他訴說自己的不幸與對整個社會的不滿時，他灌一杯，我喝雙份。小虎的臉變成豬肝紅，話題轉到去年大砲攜械逃亡被軍法槍斃，這件我早已知道的事實時，我連乾三杯悶酒輕聲說：「不要說了。」

「他媽的這世界太詭異，他老頭在大二擔被老共炸掉一條腿，他卻死在自己人的槍桿子下。」小虎好像聽不見我的話。

小虎不要再說了。

「反倒是以前那些不帶種的，如今混得比誰都好。聽說前兩年小羅搞房地產噱翻了天，還帶著阿東、騷戾他們搞股友社，操！想到以前小羅偷雞摸狗擋郎的龜模樣我就有氣，你還拼老命罩他們，結果你猜他們背後怎麼說你——」

小虎我懇求你他媽的別說了。

「再看看你，以前『釘孤支』你跳第一個，現在好像連髒話都不會說了……什麼？爲什麼不要說？你老頭一直是村裡的模範長官，你不是說他的獎章足足塞滿一皮箱，結果又怎麼樣？他的寶貝兒子窩在這種發霉生蛆的地方……他媽的你讓我說完，跟我這個下三濫的狐朋狗友，喝他奶奶的雞槌子的臭高粱。你老頭如果地下有知……」

「我操你媽你妹子操你大姨媽你八孀婆你還說？還說？」我一把抓起酒瓶，順勢就要劈向小虎的腦袋——

那一瞬間，我發覺我的手臂根本抬不起來，當然也砍不下去。我應該安靜地坐著，或者躺平。我的氣怒再也激不起鬥志。這具三十歲酗菸縱酒的皮囊，已經不適合「釘孤支」。

小虎的紅臉瞬間退潮，驚愣愣地回瞪我；迷糊的醉眼裡，夾纏著我模糊的戰慄。

那只酒瓶就這麼僵懸空中，直到小虎吐出一個名字：陳國雄。

## 8

「阿雄，免驚，死豬仔投手已經軟糕糕啊啦，送伊一支再見轟不爛。」場邊的嘲笑聲浪愈來愈大。

手臂還是抬不起來。小個子的銀色鉛棒，在打擊區閃閃發光，像一頭霍霍逼來的毒蟒。

八局下半，我只投兩球，被擊出兩支安打，二、三壘有人，無人出局，小個子什麼雄的，可能是這場比賽的最後一棒。

手臂抬不起來。但是我必須抬起來，撐到底，因爲我們沒有投手可換。

我背對著打擊區，偷偷擦拭臉上的鼻涕、冷汗和冰糊糊拭不掉的一大片泡沫。

過去一年將近一百場比賽，每到最後都是這種感覺：臂肘重得像鉛塊，被擊中的球，卻一一長出翅膀，劈劈拍拍飛向我背後遙遠廣闊的天空。輸的最慘的一次是三十六比零，比數最接近而下場最淒涼的可能是今天這場。這一百場敗戰，都是由我主投。我們沒有投手。

守一壘的小虎啞著嗓門叫我撐下去。外野邊陲的阿東、小羅，一個望著場外的某處發呆，一個索性靠上土堤假寐。我知道他們都跑累了。

抬不動的手臂還是得抬起來。我一把抹去臉上不斷滋生的水沫，舉臂，抬頭，旋腰——我突然強烈地希望，打擊區那根銀棒、手中那投不出的「軟糕糕」的球、這座球場、頭頂上的天空甚至我的生命，統統在這一瞬間消失。



「我之所以選擇自動消失，是因為我疑惑：為什麼當年那場球賽，不能僅只是一場球賽？為什麼那個快速球會憑空消失？我的答案，可能遺失在四平街的戰役、太原五百完人的事蹟，徐蚌會戰的沉痛……我沒有答案。我的生命裡只有『蔣總統萬歲』的庭訓。『殺朱除毛』的啓蒙，每一椿伴隨我長大而又與我無關的朦朧的結，這些天殺的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故事。」

昨晚，我在辭呈的說明欄寫下這堆文字，準備今天一大早遞上去，然後頭也不回走出辦公室。刪掉這段肯定沒有人看得懂的胡言亂語。

其實，我害怕的是：萬一，萬一被「小個子」一眼看穿……那該死的眼神，會害我永遠逃不出那座球場。

## 9

我靜靜蹲在投手板旁。四周的景致無情地轉動，轉成一道道急漩渦。

小個子開始繞場時，中外野的阿東整個人撞在土堤上，氣呼呼地甩手套；主審揮轉手臂，TK 陣營大喊「轟不爛啦！再見轟不爛」時，小虎頭一個癱坐在地，殺豬似地嚎哭起來。日婆無聲地墜落，彷彿為追逐那只全壘打飛球，在西方地平線跌成一灘血雲。

我安靜蹲著，蹲在闇紅色的渦心之中。

比賽結束。

我很平靜。十五年來解決不了的夾纏糾葛，如今都該告一段落，或者歸零。就像手中這張千辛萬苦寫成的不著一詞的辭呈。

其實，我的辭職毫無道理。再想，還是沒道理。有人會說我是東窗事發，畏罪潛逃。有人會認為我是受不了裁賦，憤而辭職。我擔心的是由於缺少積蓄，我的菸蟲、酒癮、咖啡癖和五臟神會立刻陷人困頓。

我的一輩子，大概都將活在毫無道理之中。辭職的前一晚，我從酒罐、菸屍、破茶皿和舊陶壺中翻出蒙塵的骨灰罈，聽見老爸的抱怨：如今我可是真的走了，看你怎麼辦？我請求父親原諒我糟蹋了他賜給我的最後、也是最好的安排。我說，眷村拆除後，我忽然忘掉很多事情，連關於眷村老宅的惡夢也省了。我想不

起來老家紅門上第一道剝落的漆色，低矮密網的屋簷，潮霉的塌塌米，朝東窗沿每天清晨光影交錯的曖昧與肯定；忘了我的童年、傳說中的身世、已消失的祖先和我之間的關聯，那扇坍塌的老牆，被我一再刺傷的老爸爸的望子成龍的心。我尤其記不住，午夜醒來，乍見老爸爸的亡靈，面對虛幻的眷村故鄉傾訴另一個故鄉點滴的那種耄態……我漸漸明白，我不是失憶，而是不存在，既不屬於祖父的過去，也不見容於父親的未來。辭職，只是證明我的不存在，這樁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我又對小虎說，別再他媽的烏龜王八了，有種，就學學風城那票狠將，敢搶、敢殺、敢吃子彈。不成，就要有志氣開計程車，當水泥工。好一個水泥工，老爸爸、偉大的六年建國和大臺北捷運工程已經開始，同樣是「爲國效勞」，您不會反對的，不是嗎？至不濟，我去擺地攤，跑警察，我的臺灣話已經練到可以在街頭喊價的地步，只是有點「講腔輪轉」，聽起來像變化球。

我對自己說：比賽結束。童年再見。

## 10

戰爭卻剛開始。內野區打成呼天搶地的一片。原因是，半分鐘前，小個子的再見全壘打掉進河裡，阿東站在土堤上大喊：「球不見了。」那是我們鏖戰一年後僅贖的一顆球。

小羅衝回來，揪住小個子的衣領：「操你媽，你給我把球吐出來，吐出來！」

「幹你娘，未見笑，自己死豬仔沒路用，還敢在這喊東喊西？」TK陣營一古腦兒全衝出來，三拳兩腳就將小羅揍成一隻蝦米。「就算還恁一百粒球，恁還是沒卵葩會塞槓，你娘咧，攏總給你爸死出球場。」

我們的人也殺上去。然而，本壘後、看臺外更多鼓譟的「觀眾」跟著跳進戰圍。我看見自己人一個個倒下去，倒在我身邊；哀號聲、追撞聲、咒罵聲穿梭包圍蹲在投手板旁麻然的我，就像爺爺死前穿過我的身體，沒有人察覺我的存在。我看見小虎獨自追逐手持球棒的小個子，一直追到外野，遭到對方反手一擊，當場跪倒，被緊隨而至的幾個傢伙圍毆、踐踏。小個子扔掉球棒，站在一旁，彷彿不安也像是得意，視線卻投向三壘後方血流滿面的側影。

這時，我發覺另一個自己其實正在三壘附近奮戰。當我看到小虎的慘狀、小個子近乎貓哭耗子的表情時，不知哪裡湧起的一股氣力，顧不得周圍密匝匝的拳腳，我闖出人堆，向小個子衝去——

一腔子沒有方向的憤怒，迫使我朝向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對手尋仇。小個子大概被我的模樣嚇到了，轉身就跑，我更是拼命地追。我連踢帶踹甩開兩個企圖攔截我的大傢伙，追上土堤。左眼角的血水淹蓋了視線，日婆的殘暉，逆著水流，撒出血濛濛的厚網。我咬緊小個子闇糊的背影，分不清自己是在追還是在逃，衝向世界的另一面。



一九九一年初夏的陽光，潑進我和陳國雄之間，因燃燒而扭結的對視。他氣

急敗壞地奔向我，手中的簽呈，握成臉上虬結的劍眉；我卻在另一個世界快步逃開。陳國雄，你如果上道，也請「不著一詞」讓我離去，莫要虛情假意或真心誠意地留難我。你諒解也好，迷惑也罷，就是這樣。朋友，我早已遠離戰場，失去故鄉，千萬別再逼我回去。真的，相信我，我的一生，從來沒有投得這麼好過。

## 11

小個子繼續跑，我繼續追；激湍的河面浮滾著一線白光，很像是球，在另一端與我競速賽跑。

小個子的背影漸漸清晰，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只想停下腳步，停止這場沒有終點的追逐。但停不下來。我的腳好像脫離了身體，好像是雙腳硬拖身體前進，背後是一股令我恐懼的迫力。一陣風逼上來，突然間，我的身體莫名奇妙乘膨脹起來，一寸寸脹大，上半身脹破童年的衣裳，露出蒼黃、布滿疣斑的皮肉，奔馳的雙腿則變得鬆垮無力。汗水化為酒泡，空洞的怒氣迅速被新生的菸臭、腐味和某種酸液淹蓋。河面映出我的臉，鬆亂的髮鬚盤踞原先灰青的大平頭，五年後、十年後、二十年後不斷切換快速老化的頹顏……我只感到虛脫欲嘔，但腳步還是停不下來。

三十歲的我繼續追逐十五歲的小個子。河的盡頭是一處廢鐵工廠，河水在這裡打出一個漩，轉入轟隆的下水道。我和小個子幾乎同時癱倒，然後撲向對方、扭打、翻滾，滾到黑汙汙的漩渦邊。我壓在他身上，不斷揮拳，他踢我的肚子，推開我，轉身掙爬；我又壓上去，猛揍他的臉，邊打邊流淚，哭著叫自己停手，但發不出聲音。我和小個子盲目地互毆，痛苦地大叫，就在我抓起一塊破磚，即將砸上他的黑臉之際，他搶到一根鏽鐵棍，對準我的小腹，吼道：「滾！滾！不要在我家的地上打我。」

我還來不及會意，又聽到一句如雷的轟鳴：「你們這些外省仔，統統滾回大陸去。」

我呆著眼，張大了嘴，忘了手中的武器；也忘記哭泣。

就在這時，那掉進河裡流失的球忽然又冒出，甚至在渦面上方跳了幾跳。我和小個子一齊望向那穿越伏流、泥沼與暗汙的球體。那球白亮得出奇，如蓮花般，繼續穿過小個子與我驚愕的眼瞳，在急速收縮消失的黑窟窿中浮滾，綻放……

——原載一九九二、一、六～八《中央日報》副刊

——選自《消失的□□》九歌，（一九九六）

## 導讀

張啓疆，一九六一年生，安徽桐城縣人，台灣大學商學系畢業，曾任雜誌記者、副刊主編，現專事寫作，曾獲聯合報小說獎、中國時報文學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各重要文學獎的大獎。著要《如花初綻的容顏》、《小說、小說家和他的太太》、《消失的□□》、《導盲者》等書。

<消失的球>一方面描寫眷村子弟與本地農家子弟，各自成幫結隊，在各方

面相互競爭乃至相互鬥爭，而在一場球賽失敗的陰影緊緊籠罩著小說中作為眷村子弟的敘述者，十五年後，球場爭競已成往事，戰場卻仍在，當年的對手躍升為今日的上司時，當年的挫敗依然左右著敘述者的抉擇。

崛起於八〇年代各大文學獎的張啓疆，在八〇年代盛行的都市文學創作中據有一席之地，但在一系列「消失的□□」的作品中，卻已擺脫都市文學的樊籠，呈現已經倒塌、消失、重建的軍眷區，和隨它一起消失的時代和價值觀。

## 品味時間

1.試尋繹台灣棒球發展的足跡。